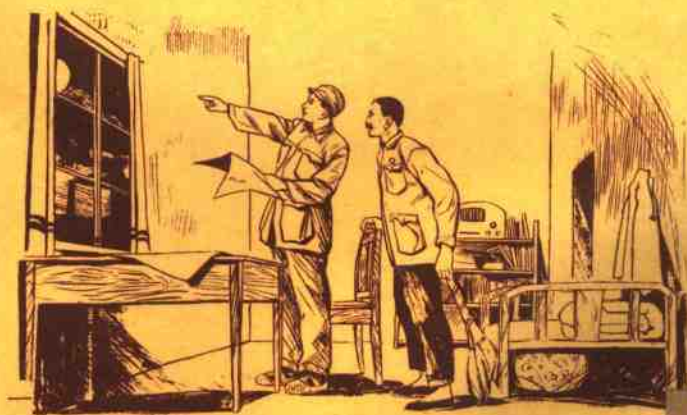


滿堂紅

唐志學 李博仁 荀寶麟 劉式傑 張少德

集體創作



工人出版社

5252] 本書字數：51,000字

堂 紅

者	唐志學 李博仁 荀寶麟 劉式傑 張少德
版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北新橋路陀胡同四號
行者	新 華 書 店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62

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二千六百元)

編者的話

這個劇本是北京五四六工廠工人唐志學、李樹仁等五位同志在中央戲劇學院月刊同志的協助下，利用業餘時間集體創作的。曾在一九五二年六月份『劇本』月刊上刊載過，此劇發表後，受到各地讀者的歡迎。

正如『劇本』月刊在編者按語中所提出的，這個劇歌頌了工人階級在增產節約運動中的高度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也歌頌了工人階級中的先進人物在生產過程中所表現的堅定意志和克服困難的精神。在寫作技巧上也較一般的羣衆作品有了顯著的提高。它已擺脫了以前那種只着重生產過程的描寫與過多的介紹技術經驗等缺點，而注意到主題的集中和人物性格的刻劃。

當然這個劇本在寫作技巧上仍不免存在着許多缺點，它雖然注意了人物的刻劃，但反映生活還不够深刻。因此人物的思想感情也就表現得不够鮮明有力。此外，在結構上也比較鬆散冗長，對話也缺乏鮮明的特色。這些缺點，在今後工人羣衆文藝創作的實踐中，將會逐步地得到克服。

這個單行本，係根據『劇本』月刊發表的原文排印，個別詞句經作者做了必要的修改。

滿堂紅

張永和——二十五歲，機工部三組生產小組長，共產黨員。

馮輔仁——四十二歲，機工部工長兼車間工會生產委員。

趙志堅——四十歲，車間黨支部書記。

陳福——五十一歲，老技術工人。

李志良——二十八歲。

馬小寶——二十歲，團員。

侯強——十九歲，青工。

王世清——二十九歲，技師。

田萬雲——四十歲，裝配組組長。

金珍——（女）二十一歲，機工部記工員兼車間工會文教委員。

梅玉蘭——（女）二十二歲，張永和的未婚妻，被服廠女工，團員。

老 范——五十五歲，看獨身宿舍的工友。

石文海——青工。

崔永祿——青工。

老 林——青工。

工友羣衆若干人。

第一幕

時間：一九五二年紅五月競賽時。

地點：某國營機器製造廠，機工部工長辦公室。

佈景：辦公室內陳設着三張辦公桌，兩個對放着，上邊有精裝眼鏡、電話、文具等，

另一張桌上放着製圖儀器、紙張……；舞台正中的左面，有一門可通工房，也可通外面，台右有一大窗，可以從中隱約看到機器的一角。牆上掛有毛主席像，有貼的紅五月競賽的標語：『展開紅五月生產大競賽，完成國家生產計劃。』『爭取滿堂紅，向紅旗大進攻。』『展開紅五月大競賽，保證產品質量，完成產品數量……』等，在毛主席像的旁邊掛有一錦旗，上寫『先進工部，建設先鋒』，室內掛有一高大的『爭取滿堂紅』的宣傳牌，上分一、二、三組，一、二組紅旗上升，三組却停頓不進。牆上還掛有黑板、生產圖表，圖表上的數字也是一、二組上升，三組停頓。

（幕啓：工長馮輔仁正在作計劃，記工員金珍算着賬、填表，外面機器在響着）

馮輔仁：（以下簡稱馮）噯，金珍同志，這個月又過了十來天啦，你細算一下，這些天，咱們工部整個生產數字怎麼樣？（馮邊說邊看自己的計劃，等待充實計劃）

金珍：（以下簡稱珍）（以算盤算了算）成績是不小，馮工長您看，生產圖表上一、二組的成績，

多好！可就是三組的卡盤爪供不上，您看宣傳牌上也是他們這組跟不上去，唉！要是三組能供得上，那咱們工部就沒問題啦！

馮：（有些焦急的）是啊！這個小組，現在在生產上，不光成了咱們工部的關鍵問題，就在咱們廠子裏，也成了能不能完成任務的關鍵啦！昨天咱們車間趙支部書記，還跟我談起來三組的問題哪！他說廠子裏一再的研究三組的問題，他囑咐咱們要切實了解生產上的情況，看看，要完成這新計劃到底有哪些困難不能解決？……

珍：要完成這新定額、新計劃，那困難還是不小啊！馮工長您看，從打咱們廠子不做水泵改做這活之後，這幾個月來，變動多大啊！真是什麼問題都是新的，都得從頭學起，可是還一直保持着先進工部的光榮稱號，誰知道這回下道手活，人家改成了流水作業法以後，就給咱們帶來了困難啦！

馮：不是帶來困難，是人家工作提高啦！也要求咱們提高，也要求咱們達到新定額……珍：（笑）是啊！那還不是困難是什麼？現在人家別的車間、別的工部問題都不大，就是有，也都解決啦！就剩咱們三組，一個月去了一半了，生產效率還達不到要求，做出的活還不够人家裝配……

馮：三組是有困難，活生，又要做得多，做的合乎規格……可這個組在從前咱們做水泵的時候，他們可是一個棒組啊！

珍：是啊！咱們先進工部的稱號，還不是他們組給爭來的嗎？

馮：（愛惜的）噫！三組組長張永和真肯幹，真是個好小組長……你看，他不又在帶着大家

想辦法改進工具哪嗎！

珍：張永和同志在各方面那真是「沒比」，可就是這個工具，想改造也太難啦！到今天還沒有個頭腦，把三組的同志們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您看，像老李信心都不高，都不想改啦！他說：「這水解不了近渴，改進？得等到什麼時候呀？咱們還是加班吧！」

馮：（沉思）底下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上，是還沒有一致，這麼一來，勁兒也就沒有使足，

（想起來）噯！金珍同志，你們宣傳鼓動工作，可要配合的緊一些啊！

珍：那沒問題。從打上次廠長、工會主席……報告了咱們三組是個關鍵問題之後，廠工會文教部就和我們研究，怎麼配合領導，幫助解決這個關鍵，您看，在這次「爭取滿堂紅」的競賽裏，我們創作的這個新的宣傳形式，怎麼樣？（指宣傳牌問馮）

馮：不錯，在「爭取滿堂紅」這運動中，誰都在爭紅旗。

珍：是啊！我告訴您，三組的李志良，他說他就怕落個倒數第一，還有小侯、小馬……他們都是這樣。

馮：金珍同志，這不是簡單的紅旗問題呀，這是責任感，是集體主義！只要大夥一條心，咱們先進工部的榮譽就能永遠保持住。

珍：那麼我們就永遠保持着這先進工部的榮譽。

馮：對！我相信我們都有這信心。

珍：對！（把一張表填完）馮工長您看一下，這就是這星期的出勤率和生產數量週報，……（馮

接過）我把這一張給生產科送去！（珍下）

（電話鈴響）

馮：（接電話）喂，我馮輔仁哪！哦！您主任哪！咳，關於卡盤爪的問題，我剛才計劃了一

下……對，對，對，改工具那個事，我一會去找張永和再談談……啊，啊！（掛上）

（從工房裏李志良不高興的上）

李：（不耐煩）馮工長，這活可真有點『歪泥』，活本來就不好做，我這個熊床子還總出毛

病！您看瓦又壞啦！

馮：（二驚）怎麼？瓦又壞了，怎麼搞的？我去看看。（欲下）

李：不用啦！修理部來給修謫，我跟你聊聊。

馮：你有什麼事？你說吧！

李：（接）你看，大夥熱火朝天的競賽，連解手的時間都捨不得耽誤，可做出來的活還不夠數，要我說，還是加班吧！要不，別說爭取滿堂紅，我看供不上裝配組的裝配，

● 不好作的意思。

把從前先進工部的稱號也給拐進去啦！（坐）

馮：李志良，你又來這個勁啦！我昨天不是跟你說過嗎？你也不是不知道這活咱們是新插手，得慢慢找經驗……再說上級這麼關心咱們三組，你們組長張永和又正在跟大家研究工具，你先別着急……

李：（搶說）工長，不是我着急，你不想想咱們的愛國公約是怎麼訂的？咱們跟人家說：『不就誤下道手活，要即時供應裝配。』可咱們做到了沒有呢？說話就要像板上釘釘，說了不算行嗎？

馮：老李，你說的有道理，當然要執行愛國公約，影響了裝配組的裝配，也就影響了廠子的生產計劃，可是你光着急就行啦？還是大家在一起研究研究，多想辦法。啊！去吧！（拍李，見李不動）老李，你呀，幹起活來真能幹，可彆扭起來，也真够瞧的！

（李低頭不語，侯強與珍同上，侯手拿着一個領料單）

侯強：（以下簡稱侯）（發現李）哟！李師傅，您這又是怎麼啦？

珍：（坐，給侯填單，笑）李師傅，又是怕鬧個倒數第一吧？

李：（不耐煩）這我可是管不了！

侯：喝，又來啦！（對馮）馮工長，報告你一個好消息，昨天我們一個人平均比前天多出四個活，統共多出了二十多個，李師傅還多出了五個哪！這又能讓裝配組多裝幾個啦！

李：嘿，瞧你大驚小怪的，我尋思什麼了不起的喜事哪？多出那兩個，能頂什麼？

馮：噫，這也是大家的努力嗎！（對侯）侯強，你們可要仔細點呀，多注意質量。

侯：工長，你別提啦，昨天出的那兩個退修品，就怨我不仔細，晌午，上班的鈴剛一響，我就從圖書館往回跑，等我跑到工房一看，大夥都幹上啦！陳師傅還直嚷，誰做的快誰是好漢……當時，只圖快啦，一沒小心，刀尖磨了點，就出了兩個退修品，今天可注意啦，老是那樣還能對的起人民哪！

馮：對，小心沒有不是，注意點好，光圖快不行，一定要注意質量，出一個退修品得浪費多少小米呀？

（珍已把單填好給侯）

珍：侯同志，給你這領料單。

侯：（要走，看到李）李師傅，你看見快報了嗎？報上又表揚裝配組啦！快報還點了咱們一下哪！走吧！這可是够咱們撐的呀！（拉李，李不動）

李：別鬧，（見侯笑）還笑哪，別人都快急死了！你心裏倒像吃涼柿子一樣啊！

侯：（受槍口，有些氣）噫——好，完不了你可負責呀！就像光你自己着急一樣。（叨咕，下）

珍：李師傅，您看您又着急啦！

馮：老李，你這個脾氣往後可得要改呀！

（李下階）

馮：（笑）還是回去和張永和合計合計，怎麼改進工具吧！啊！

李：改進工具？這事那麼容易呀！想了幾個法子啦，都不行，反正這水解不了近渴，叫我說，咱們就加班，大家都願意啦。

馮：加班！那不行，我不是跟你說過嗎？那會損害咱們身體。

珍：（拿起一疊表冊，要走）加班只能解決一時的問題，李師傅，那不行。工長，我到工會去一趟。（下）

（李不語）

馮：老李，你們小組，在從前做水泵的時候，可是從來沒落過後啊！你們小組長張永和都帶着你們改進過三十來樣工具，這一回你怎麼不信他啦？

李：（急）誰說我不信！可這回……

馮：這一回是有困難，第一，水泵活咱們都做熟啦，要改進也好想辦法。可是這卡盤爪咱們還不熟，活生，有困難。第二，因為有困難，所以大家在看法上也還不一致。

就比如你吧，就想光出力氣死幹，不想找竅門，改進工具……

李：您還說哪！不是光我沒信心，這回連咱們王技師都說沒法，說只有按老法子幹。還有眼下又正在競賽，等工具改得了，還不是正月十五貼吊錢，晚了半月啦！依我說，

『研究』這事，咱們往後再來，眼前還是別指望它。

馮：你忘了咱們常說：『三個機器匠，合成個諸葛亮』啦！這個問題能不能解決，就看咱

們用不用腦子啦！至於王技師雖說認為現在沒法解決，可是人家也還在想法子哪！

李：也真叫奇怪，水泵活做熟了也找着了竅門，這又換卡盤爪這個熊活，弄的抓頭不是

尾的，也不知道是水泵在發展工業上不需要呢，還是怎麼的？

馮：老李，咱們國家的生產是有計劃的嘛。上級給咱們的新任務是光榮的，咱們要發展生產，就要多造母機。咱們工部做母機上的卡盤，你說不重要啊？老李，你怎麼說着說着胡塗起來啦？快去幹活吧！

李：機器還沒修好哪！

馮：不要總耽心『先進工部』的名會丟了，你不想想咱們先進工部是怎麼來的？那時候作水泵……你忘了？……

李：（搶說）我沒忘，那時候做水泵，咱們各方面條件都不够，後來，張組長帶領着我們大家想辦法，把幾十件工具都改進了，提前十八天，超額完成了全年任務，這才給咱們評了個先進工部嗎！

馮：你看你比誰記得都清楚，可鑽起牛犢角來，比誰鑽得都狠。

李：王長，不是我鑽牛犢角，您看，這天天完不成生產數目字，裝配組組長一個勁的跑到咱們這來催……

馮：咱們是有困難，可領導上也關心咱們，廠長報告都提到了咱們，說困難在咱們這，光榮也在咱們這，只要大家一條心，沒有克服不了的。

(李不語)

(裝配組組長田萬雲上)

田萬雲：(以下頓綫田)(焦急又稍不滿地)噯，馮工長啊！你們這活可得快趕哪，我們那又呆着啦！

李：(見狀)瞧，正說着你田組長，你就又催上來啦！

(正正欲說話)

田：哎！李師傅，我知道你們不願意叫我們催，可這也怨不了我們哪，自打我們裝配組改成了流水作業法之後，定額提高啦！你們這卡盤爪供不上，你們不趕緊想辦法，儘叫我們着急還行呀？

馮：是啊！老田，我們也急呀，這不是正想法子哪嗎！

李：法子都想到了，也得行啊？哼！反正我自己是把我的全身力量都拿出來啦！你當誰還偷懶哪！說那個風涼話——

馮：得啦，得啦！你去看去吧！(推李下)

李：(回頭)別這麼總催，往後，咱們攆上了你們再瞧……(下)

馮：(走回來對田)老李這幾天都急壞了，直發火……(田笑，搖了搖頭)老田，你還是回去，跟你們小組好好解釋解釋，說我們正在想法，張永和正在和大家研究，……一會車間黨支部書記他們還來和我們搞這個問題。

田：馮工長，你們研究了這麼多天啦！也還沒有個結果，我看別等着上山打柴再接火啦！柴打來啦，火也滅啦！乾脆，我給您貢獻個意見，您看怎麼樣？

馮：你說怎麼辦？

田：您看，您是工長，又是車間工會生產委員，這還不好想法子啊？您就跟車間主任、廠長、生產科建議，說困難真是沒法解決，……這本也是真實情況麼……就建議從別的車間調來一兩部機器……

（李上）

李：馮工長，怎麼辦哪？（見田）田組長，你看你們裝配組小劉跑到我們工房裏來催活來啦，他去那兒還直叨咕，這不行啊！你在這，他在那，叫我們還幹不幹啦！

田：噯，那供不上活，誰不着急呀？馮工長，我看還是調來幾部機器吧！

李：（二聽也沒有考慮）調機器？噯，這也是個辦法。

馮：你們倆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就說出來啦，想的可倒容易！機器是一個釘安一個鉚，再說人打哪兒來？

李：五部那兒任務不大緊，調來三兩部，領導上和您不都說咱這是關鍵嗎？

馮：咱這兒有問題才是關鍵，五部要是那麼一調，出了問題又該怎麼辦？不行，不能這樣拆東牆補西牆，要根本解決……（電話響，接過電話）喂，啊，錢主任哪。是啊，田組長在這兒。是啊，來催活來啦！加班？是啊，那事我也不同意……好，我馬上找張

永和去，這半天亂事都把我纏住了，……好，好。（擲，轉向田、李）老田、老李呀，調床子撥人的辦法是不行，加所加點的辦法也不行。只有研究改進工具，我上張永和那兒去啦，也許到錢主任那兒。（下）

田：老李，張永和和你們研究的工具到底怎麼樣啦？

李：別問啦！沒門，我這一想起來就心煩！（欲下）

（趙支部書記上）

田：趙支書來啦！

趙支書：（以下簡稱支）老李，工長哪？

李：他上工房去啦！我給你喊一聲。（在門口喊）工長，馮工長，支部書記找你哪！（對支）來啦，來啦！

支：田組長，這卡盤爪還供不上？

田：可不是，我就是催活來啦。趙支書，我有個意見，這次合同實現不了，那他們三組可得負責呀！

（馮上，陳師傅上來倒機器油）

（李聽見田這樣一說，急得滿臉發紅）

李：叫誰負責呀？我們也不願意這樣啊！不是我們不幹，你問馮工長和陳師傅，我們大家都想加義務班，勁可大啦，事實上有困難，那你說叫我們怎麼辦哪？

馮：怎麼的？老李，又怎麼的啦？

陳師傅：（以下簡稱陳）（聽到李吵，抬頭看了一下，又低頭倒油）老李，你跑這來發急有什麼用？

田：你看你發什麼火？咱們訂合同，不是爲了互相保證嗎？那你們供不上——

李：（搶說，壓制自己）這合同是幾兒訂的？

田：幾兒訂的？二十天以前唄！

李：那時候你們還沒有改進作業法呢，按早先的定額訂的……

田：不管是新定額還是舊標準，那互相配合總還是一樣吧！你們總得供給下道手活吧？

我說你怎麼不懂我的意思哪。你說這個責任還怨了我們啦！我們發明創造的不對啦，是不是？

李：（急）誰說你們不對啦！

陳：（提起油）算了，算了，活還忙不過來哪，還有閒心鬥嘴？支部書記還在這哪！

支：（望着這種情況，從感問題嚴重，耐心而沉重的）別爭啦！問題發生了，是要解決。這不是你的問題，是一個完成集體任務的問題，下道手活提高了效率，你們這有了問題，

那咱們就要想辦法，吵有什麼用啊！

（田、李不語）

支：老馮，工具研究的怎麼樣啦？

馮：老張又想了個新法子，和大家正研究着哪！